

第三章 Masaw Mowna(廖守臣)的時代及其人事遭逢

1950 年代的太魯閣族落社會甫從日本殖民統治轉為國民政府管理體系，不同政權交替帶來了一段時間的社會混亂失序狀態，以及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情勢持續延燒於海峽兩岸。¹

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政權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由日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又改由國民政府管理，各階層政府機關隨之進行全面性的改制更名。就在 1946 年 6 月 1 日，日據殖民治時期的富世岡教育所改名為國民政府的富世國民學校，這個時期的主要教學語言也從日語轉為漢語。這一年 Masaw Mowna 剛滿七歲，他的母親 Lituk Harung(廖阿好)也在這一年因病過世了。Masaw 及其兄弟姊妹共七個孩子，全都由父親 Mowna Siyat(廖文昌)靠著辛勞的農耕墾作收穫來扶養孩子們成長。



富世村位於立霧溪流域出海口右岸台地，可樂部落就在村落東面，臨近西太平洋海岸。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撤遷臺灣，行政院並於當年 12 月 9 日開始運作並發布戒嚴令。蔣介石重新掌權後，在 1950 年 3 月「告臺灣同胞書」裡重申反共到底的決心，並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懲治叛亂條例」，嚴密監控臺灣社會，鎮壓島內社會動亂，使臺灣地區成為中華民國反共的最後堡壘。同時，從日據皇民化體制結束之後，臺灣島內政經情勢正全面轉向中華民族文化體系運作發展，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共產黨控制下的大陸地區持續處於「漢賊不兩立」的煙硝鬥爭狀態。國民黨政府為了清除島內異議，透過情治系統嚴密監控台灣人民，並不時羅織「奸匪」、「台獨」、「叛亂」等罪名，抓捕島內菁英人士，臺灣陷入白

¹ 竹中信子(2009: 489-498)。

色恐怖的年代。²

在臺灣這段整體環境處於嚴峻肅殺的反共時期，國家統治下的高壓箝制，對於太魯閣族部落社會的影響並不大，部落家戶的經濟生活相對於當時的台灣整體社會，普遍性處在一個物資匱乏且弱勢的環境。再加上當時的資訊傳遞不發達，家戶族人遵行祖制教誨的耕耘收穫，才是在那個動盪歲月裡各家戶族人的謀生之道。而 Masaw Mowna 從小的家庭生活也不例外，這段時期也正值 Masaw Mowna 在學校讀書的求學階段。

作為早期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經驗，都曾遭逢不斷學習新「國語」的困境，除了家裡慣用的族語外，在主流社會的語言溝通環節，Masaw Mowna 正好處在日語和漢語變換的氛圍裡。或許是在山地貧苦艱困的環境中成長，父親 Mowna Siyat 對他在山林農作墾殖的教養甚深，直到 Masaw Mowna 入學之後，依然要在農作結束之後才能到學校上課。Masaw 從國小教段開始的學習之路很快地從種田墾植調適到課堂學習的專注和珍惜，在以漢文化為中心的知識學習領域中，他表現得非常突出。



1940 年武勢岸(Bsngan)教育所第九屆畢業典禮。



² 駱香林(1974: 106-110)；許鐘榮(1998: 304-309)；段洪坤(2007: 142-143)。

第一節 從小學到大學的知識學習與師長扶持

國民政府主政初期的年代，大部分部落家戶以農作耕種為主要生計，所以並不鼓勵孩子到學校上課讀書。在 Masaw 進入國民學校階段，他為了要練好標準國語的發音，常常乘著父親不注意的時候，到可樂部落靠海邊的立霧溪出海口，在新城沖積扇河床上對著廣大海平面大聲練習漢語正音：

↑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小現址就是日據殖民時期武勢 實話，
岸(Bsngan)教育所。 戈們要
站出來，因為他也是孤獨出來的，小時候七歲就沒有媽媽了，
連他的國語也是不標準。他都會告訴我有關他以前的事情，他
說他都會跑到海邊 Santaki(新城三段丘)的地方大聲唸國語，就
是可樂的下面，那個地方叫 Santaki。³以前那個地方都是河床
地，也是很寬的地方，民有部落再上來一點，就在立霧溪出海口
那裡，那邊的土地原本很寬，後來被大水沖走了，他就在那
個地方大聲的唸國語。⁴

Masaw Mowna 對於學習執著的性格從幼年時期即已經顯現端倪，而在後來的部落調查與學術研究上特別顯得對每一個步驟細緻縝密的氣質，實在是源於他從小跟著父親 Mowna Siyat 到富世山區耕作，父親嚴格教誨孩子要認真負責地面對耕作的土地，把握農作生長季節循環變換的作息。也因為 Masaw Mowna 年少時期對於山林峰谷的熟稔，因而奠下了日後撰述泰雅族部落遷徙史的細膩、深遠和廣闊：

我們小時候的生活就跟一般 Truku 的生活一樣，他(Masaw)也是在這裡生活，他後來就讀到大學了。他從這裡畢業之後就到工業學校讀書，就是現在的花蓮工校，後來再去中學校，也就是花蓮中學。到大學讀書是他考試進去的，當時他跟這同學一起去考台大，當時並沒有家人陪著他去，他是自己一個人去考試。

Masaw 早期的時候寫過書，那些書現在已經都沒有了，那些書現在都沒有了。學校圖書館還是會有。Masaw 喜歡閱讀研

³ Santaki 是日語譯音，是指新城三段丘地區，此區是 1930 年間立霧溪上游的 Tpuqu(陶樸閣)部落族人移住地，現今屬於秀林村民有部落轄區。

⁴ 2010 年 11 月 16 日訪談，Iqaw Lowsing(高玉英)口述，晝日羿·吉宏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Kulu 部落。

究，就連晚上都會熬夜不睡覺，在花中讀書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我的弟弟 Masaw Mowna。⁵

Masaw Mowna 從小就在這樣的山林環境長大，農作耕田是家中成員必須完成的重要行事，身體的刻苦勞動，以及對每一件事情力求完整的態度，也反映到了他後來的知識探索深度。

我先生做起事來很認真，就像女人一樣勤快，連鋤草的態度也是一樣。有時候他在寫書空閒的時候，我會帶著他去田裡工作，他非常的認真，那種工作態度就像女生一樣，認真細心的鋤草，把一整塊地都鋤得很乾淨了。就連在家裡的工作也是一樣，做家事，愛乾淨。如果像現在這樣沒有人打掃，他還在的話就會罵我。⁶

在求學生涯中，Masaw Mowna 以其從小養成獨立自律而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一路從富世國小、花蓮工校初中部、花蓮中學高中部，都以優異成績畢業，並在 1961 年以第一志願考上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對於當時的太魯閣族部落社會而言，「秀林鄉第一位大學生」的稱號，可以說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了。Masaw Mowna 自己非常清楚貧寒的出身，這樣的自覺意識源自從小農作環境的成長教養，他非常珍惜在學校上課讀書汲取知識的事情。一如他從小跟著父親墾作耕地和做家事的認真細膩態度，非要把書籍內容或歷史典故閱讀到通透徹底才算是一件事情的完成，憑著執著的性格和內心意志，去實踐他想達成的事情。

Masaw 的二哥 Buru Mowna 在受訪中談到從小跟 Masaw 一起長大的往事，說到 Masaw 從小就很聰明又會讀書，也是花蓮地區第一位進入臺大讀書的太魯閣族人：

以前在富世村這裡有一間國民學校(kukuming gaku)，我們是在那裏上學讀書。Masaw 是在這裡的國民學校讀書，他從國民學校的時候就很會讀書，他的腦筋很好，可以讀到那邊去，一直讀到大學。當時他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可以說是很順利，只有他是唯一的 Truku 在那邊(台大)讀書。⁷

⁵ 2022 年 2 月 17 日訪談，Buru Mowna (廖修身) 口述，陳溫蕙美、Kaji Cihung 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可樂部落。

⁶ 2010 年 11 月 16 日訪談，Iqaw Pusing(高玉英)口述，晝日羿·吉宏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Kulu 部落。

⁷ 2022 年 2 月 17 日訪談，Buru Mowna(廖修身)口述，陳溫蕙美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可樂部落。



1997 年 Masaw Mowna(右)跟兩位兄長，在富世村可樂部落家中的合照。中間是大哥 Yudaw Mowna(廖心正)，左邊是 Buru Mowna(廖修身)。

Masaw 的學生時代傾注心力和時間於學校的課業上，而這樣的刻苦意志似也感動到了他周遭的一些人伸出援手，這也使得他在每一個階段的學習生活都能獲得貴人襄助。

Masaw Mowna 在富世國民小學就學期間，有一位林錫輝老師就在那邊教書，他是屬於現在臺灣原住民的撒奇萊雅族，他覺得 Masaw 非常聰明，值得培養。他提供了 Masaw 在課業學習上的支持，結果是 Masaw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名列前茅。林錫輝老師在學校裡全心全力地協助 Masaw，有時候需要用到錢的時候，林錫輝老師也是資助給他。到了 1953 年，Masaw Mowna 以全校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獎助學金。⁸

到了高中階段，Masaw Mowna 先是跟他的表哥 Lowsi Rakaw(黃長興)在花蓮工校初中部讀書，從初中部之後再參加聯考進入花蓮中學，他就在花蓮中學讀書。

⁸ Iqaw Pusing(高玉英)、Masa(楊文正)等人口述，報導主題：最欽佩的百年人物，余曉萍訪談採錄，網站名稱：IDA NANA 隨意窩，檢索網址：<https://blog.xuite.net/spigan/twblog/110937800>，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10 日。

Masaw 家裡的經濟狀況根本沒有能力提供 Masaw 再繼續讀書，所幸在那時候花蓮中學的孫書典主任，瞭解到 Masaw 的家境清苦，於是就主動地買一些牛奶等飲食物資送給 Masaw。其他還有日常生活上的牙刷、牙膏、鞋子，花蓮高中的孫書典主任在 Masaw 的高中讀書時期提供了日常生活上的協助。⁹而他的學業成績一直都維持在很高的水平，尤其是數理方面的理解能力特別強。但是他對理工科系並沒有興趣，反而一直要往文科鑽研探究，應該是他對自我族群的文史探索特別強烈的緣故。1961 年的大學聯考，Masaw Mowna 如願考上第一志願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對於當時的太魯閣族部落社會而言，「秀林鄉第一位大學生」的稱號，可以說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了。就在讀大學的第二年，他曾被推薦保送進入中興大學的農業推廣系公費生，他到中興大學讀了一年，到了隔年還是回到他最鍾愛的臺大歷史系上課。¹⁰

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修讀期間，Masaw Mowna 總覺得歷史僅限於大中華的歷史，並沒有自己族群的歷史，所以後來曾跨系到人類學系旁聽李亦園老師的課程，在閱讀李亦園教授等人著作的《南澳的泰雅人》一書後深受影響，也啟發其對人類學研究的興趣。

Masaw Mowna 在人類學系修習田野調查課程的時候，除了李亦園老師外，當時考古人類學的陳奇祿教授，曾提供相關調查資料給他研讀參考。熟悉研究方法與幼年時期的山區生活經驗，在他後來的族群文化研究兩相交會下，成為 Masaw Mowna 日後作為民族主體文化詮釋的基礎素養。

Masaw Mowna 在大學期間專注於研修歷史系的核心課程，並跨領域修讀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即可預見到他對自我族群研究的宏觀視野，對後來的臺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趨向產生重要影響。孫大川即曾認為當今泰雅族人之所以能藉由文字發表、學術研討等場合裡，驕傲地展示自身對族群文化的論述能力，其實都跟 Masaw Mowna 在民國六〇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泰雅族文史研究有關。¹¹

Masaw Mowna 生性勤儉刻苦，惟對於課業學習上可說是專注到廢寢忘食了。在莫那·瓦旦書寫的〈俯首低迴憶良師〉文章裡，敘述了白陽老師當年跟 Masaw Mowna 在臺大一起讀書的往事：

儘管廖老師的從小困窘，但是勤儉好學卻一直是部落引以為榮的話題。記得廖老師的至交白陽老師，就提及台大念書時的經歷。廖老師常常中午就不見蹤影，四處也找不到他的人，原來是沒錢就找地方躲起來，好度過挨餓的時光，也可以逃開同學好奇的眼神。有時候白楊老師中午快下課時，便急忙跑進教室

⁹ 同前註 111。

¹⁰ 同前註 111。

¹¹ 花蓮縣原住民健康暨文化研究會(2000: 1)；馬騰嶽(2000: 220)；孫大川(2010: 60)。

找廖老師一起吃飯，免得廖老師中午又見不到人影。¹²

Masaw Mowna 的簡樸單純而生活貧困的現實，究竟掩蓋不了身為那個年代部落知識菁英的光芒，因為參與了某次「旅北山地大專基督教徒聯誼會」的學生聚會場合，國安情治系統就以 Masaw Mowna 曾與「臺灣山地獨立運動」有接觸，而將其名列「協靖專案」監控對象。實際上，所謂「臺灣山地獨立運動」與「協靖專案」，其實是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為了整肅原住民族菁英的自覺意識所編造的案件。在都會區求學的原住民族知識分子緣於對部落處境的敏感認知，想藉由籌辦報紙發表文章、彼此通信或聚會，抒發對於原住民社會問題的不滿與憂心，其中包括貧困、失業、歧視、娼妓、種族危機等議題。他們當時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團結原住民族青年，要為原住民族爭自由、爭權益，惟這些原住民族自覺運動在國家統治體系下，全都被國安情治系統誣陷為是罪不可赦的罪名。¹³

Masaw Mowna 在大學期間為能減輕日常生活問題，持續大學研修課程，經友人協助安排工讀。那時候他做了校稿、抄錄文稿等工作，後來陸續有李亦園、陳奇祿兩位教授指導他的人類學研究方法。¹⁴Masaw Mowna 在大學階段是一位腳踏實地、奮發圖強的貧困學生，自身經濟狀態根本無法支應他在學業之外的社交聯誼教活動。縱然 Masaw Mowna 對於「山獨運動」僅只是因為原住民族知識青年的聚會接觸，且並未表明認同或參與實際的「臺灣山地獨立運動」的宣傳運作。只是到後來當 Masaw Mowna 逐漸發展出多年累積的族群文史能量，進而成為族群研究與鄉政領航的標誌性人物之後，這些隱藏在背地裡，來自國家體系核心的整肅幽靈卻是時刻都在產生作用。

第二節 直率揮灑的教師生涯與詭譎糾葛的從政之路

1966 年，Masaw Mowna 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因為成績優異，獲得人類學系的李亦園教授推薦留校擔任人類學系助教。此外，Masaw Mowna 也申請獲得日本慶應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入學資格。但是他的家境清寒的無法供應他繼續深造，他只得返回秀林的家裡，陪伴年邁的父親和兩位兄長。到了隔年，Masaw Mowna 開始在花蓮中學擔任歷史老師，接著與相戀多年的 Iqaw Pusing(高玉英) 結成連理共組家庭，而結婚所需費用則全由 Iqaw Pusing 的父母籌辦舉行。

在花蓮高中教授歷史的 Masaw Mowna，憑著本身的教學熱忱與教育志業，上課從不用書本教材，一進到教室講台就引經據典地講解歷史與人物典故，把自己當成行動書本，教學奇特的讓學生折服，也受到師生很高的評價。根據 Masaw

¹² 莫那·瓦旦(2000: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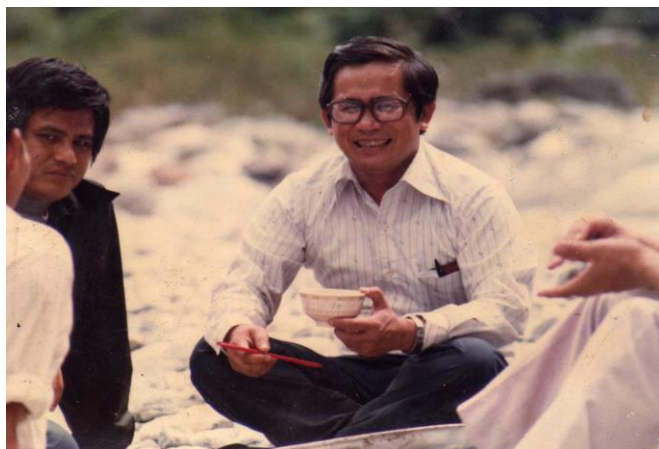
¹³ 馬非白(2019)，〈原住民悲歌（下）：預謀整肅的蓬萊族調查報告〉；顧恒湛(2019)。

¹⁴ 2010 年 11 月 16 日訪談，Iqaw Pusing(高玉英)口述，Kaji Cihung 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 Kulu 部落；Iqaw Pusing(高玉英)、Masa(楊文正)等人口述，報導主題：最欽佩的百年人物，余曉萍訪談採錄，網站名稱：IDA NANA 隨意窩，檢索網址：<https://blog.xuite.net/spigan/twblog/110937800>，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10 日。

Mowna 的同事白楊老師敘述，Masaw Mowna 後來在花蓮高中一面教書，一面利用課餘時間往原住民部落進行訪查，那是源自兩人某次在樹下聊天的觸動：

有一天白老師和廖老師在樹下聊天，白老師就問廖老師：「既然你那麼認同族群文化，為什麼你不開始動手收集呢？」就因著這句話，沒有經費的奧援，在缺乏單位的支援，廖老師毅然開始進行(部落訪查)採集工作。騎著機車穿過深山，走過溪谷，從民國六十年到七十一年底，走過花蓮秀林、新竹五峰等山林雲間處。¹⁵

Masaw Mowna 從 1967 年到 1977 年在花中教書，並從 1971 年開始利用在花蓮中學執教的課餘時間，騎著摩托車巡遍全省泰雅族的 255 個部落，在每一個部落裡採集耆老口述歷史。同時手書筆記圖表，並不時遠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蒐集日據殖民時期文獻，更曾受到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李亦園、石磊、劉斌雄等教授的提供意見指導。



1966 年，Masaw Mowna 從台灣大學畢業，隔年即在花蓮高中教書。圖為某次參與學生校外教學動的實況。

那是民國六 0 年代的部落踏查，Masaw Mowna 在沒有任何經費、人力奧援的情況下，以堅忍刻苦的心性意志，挖掘源源無盡的族群文史資料。：

Masaw Mowna 廖守臣是一位很認真的人，他做完訪查之後會經過我那裡，他喜歡喝酒，Masaw Mowna 也是很會喝的人(喝維士比)。他做的調查資料到現在有很多人引用，那是他到處訪查的資料。我有一次載他到南澳做訪談調查，就只有他一個人，沒有任何助理。以前做部落訪談沒有甚麼錢嘛！有時候他

¹⁵ 廖守臣(1984: 377)；莫那·瓦旦(2000: 179-180)。

會帶著我的兒子劉育文一起去。

我跟 Masaw Mowna 一起的時間並不是很頻繁，就是在他需要去哪裡的時候，我就騎摩托車載他過去做部落訪查。他就說我們到哪裡到哪個地方，這個狀況也不是說很多次，有時候就是我跟小文(指劉育文)輪流載他去。

有一次 Masaw Mowna 經過花蓮市區的時候發生了車禍，當時他喝醉了酒，騎車跌倒後跑來家裡(花蓮市國富八街)。我問他：「你怎麼了？」他說：「我受傷了。」受傷啦！我幫他檢查傷勢之後，我跟他說：「小傷，不會怎麼樣啦！你還可以喝嗎？」我問他。他說：「還可以，還可以。」

他就是一位很認真的人，真的是很認真在做文化歷史這個部分。

我在當年就是協助他的角色，他去過南澳，還有很多地方，那時候我們去南澳訪問的是一位老人。¹⁶他那時候還想做別族的調查，我曾經問他：「Masaw，你要做這麼多的調查喔！」

他也曾經到台東海端鄉，去訪查布農族的部落。他到那邊的時候，我告訴我的 anay(妻舅)說：「Masaw Mowna，我的表哥到你們那裡訪問啦！」後來他們好像有碰到面。

他就是從頭到尾一個人，因為他沒有多的錢去支付其他費用，他都是騎摩托車，堅持去做這件事情。¹⁷

劉育文是 Ruti Yudaw 的長子，也是筆者的連襟(anay)，目前任職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小總務主任。他提到當年開車載 Masaw Mowna 到台東、高雄一帶，進到布農族跟阿美族的部落做田野調查的情形。他們一連幾天到部落訪談，幾乎很少停下來休息，晚上就睡在車上。當他們在一個部落訪談結束後回到家裡，Masaw Mowna 緊接著就是整理訪談紀錄和撰寫訪談文字。¹⁸

當時曾經陪同 Masaw Mowna 到台東、高雄等地訪查採集的 Ruti Yudaw，到現在仍對 Masaw Mowna 追溯文化歷史的深沉意志非常欽佩。

¹⁶ 南澳
留有金
¹⁷ 202
富世村

¹⁸ 201
林鄉 Kulu 部落。



圖為 Ruti Yudaw(右一)在富世村可樂部落受訪實況。

劉育文跟著 Masaw Mowna 幾天下來的訪談經驗，睡眠的時間很少，跟著 Masaw Mowna 是很辛苦的事情。幾次的跟隨部落訪談之後，讓他很佩服 Masaw Mowna 訪談調查和學術研究的精神意志。

1977 年，時當 Masaw Mowna 在花蓮高中教書的第十年，Masaw Mowna 的族群歷史調查撰述資料，經過中央研究院李亦園、石磊、劉斌雄等人的指導，以《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為文章標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這是泰雅族學術研究史上首次由本族研究者為主體的論述，甫經發表即備受學術界極高評價與矚目。由於 Masaw Mowna 整理的泰雅族群遷徙架構與部落源流演變記錄的廣闊深遠，至今猶尚未有人能夠超越，其影響所及的力道甚至滲透到當代太魯閣族、賽德克稱正名和文化復振議題，此書與其後來在 1984 年出版的《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儼然成為泰雅學術引證討論上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

初次綻放族群史學的論述能量，Masaw Mowna 受到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劉斌雄教授推薦，請其擔任所內研究助理一職，俾便繼續學術研究。惟因 Masaw Mowna 的父親已過世，加上三個子女仍都還襁褓年幼，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有人照料人，因而仍舊無法讓他忍心遠離家人。

1977 年 Masaw Mowna 在花蓮縣境內的太魯閣族群社會已具有極高的聲譽，秀林鄉境內就有部落族人勸進參選秀林鄉長，以擴大族群的服務層面，把所學的專業知識投注於自己的民族發展。雖然 Masaw 的妻子 Iqaw Pusing 極力反對她參與政治，她在秀林衛生所服務多年，很清楚在部落裡參政的複雜。她更瞭解的是 Masaw Mowna 從小過得很艱苦，過得很孤獨，他對人對事有疑慮就直言不諱的學術性格，怎麼去應付政治上的雙面人呢？

Masaw 出來從政是○○○鼓勵他走上政治這條路，○○○去跟其他所有人講了這件事，我是很反對他從政。因為他當時可以寫書，他還有時間去做，我當時反對他參與選舉。

我很清楚參政這件事情（的複雜），因為我在秀林衛生所，我是看得很清楚，人性不是這樣嗎？都是在互相利用，都互相利用人做雙面人。

他這種性格怎麼做雙面人呢？他從以前就是這樣子的性格，他

從小過得也很艱苦，過得很孤獨。¹⁹

就當時的部落政治氛圍，Masaw Mowna 作為一位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又是一位學生敬重的歷史老師，自然成為族內指標性人物。花蓮地區太魯閣族地區有很多部落族人都知道 Masaw Mowna 的學術聲名，對於他的參選抱著很高的期待。Masaw Mowna 自己也覺得身為部落知識分子，理應站在民族發展的立場，為所有的族人服務。²⁰因為有了這樣的理念，加上族內重要人士的支持，Masaw Mowna 在 1977 年辭去花蓮高中教師職務，全心投入秀林鄉鄉長選舉，並順利當選為秀林鄉第八屆鄉長一職。

從他任職鄉長之後，秉持他一貫專注而一絲不苟的謹慎風格，為鄉民全心服務，同時他也要求鄉公所內的公務人員提升對鄉民的服務績效。1980 年初，他認為臺灣東部幅員遼闊，原住民族行政區域的總面積超出全臺灣總面積的一大半，另從人口數計算東部地區的原住民人口，也占全省山地總人口的 55%。所以東部是臺灣原住民族聚集最多地區，原住民族文物也是全國最豐富地區。他建請中央政府在秀林鄉設立東部「山地文物館」，以便於蒐藏保存、重建原住民族文物，並也配合東部觀光事業的發展和文物研究。



¹⁹ 2010 年 11 月林鄉 Kulu 部落。

²⁰ 須文蔚(2010) <https://www.me>

1980 年 1 月 25 日，花蓮更生日報報導秀林鄉長 Masaw Mowna 的提案規劃，要爭取山地文物館在秀林鄉設立。

訪談地點：花蓮縣秀

檢索網址：
月 1 日。

曾經在 Masaw Mowna 鄉長任內總務工作的 Ukah Bowxil(林喜文)，提到 Masaw Mowna 在鄉長時期的領導風格：

我們是到了補習班才認識。一直到了高中畢業之後，他去台大讀書了，而我是考到山地行政，我就是從事公務員的工作。後來他到花中教書的時候我們才有再連絡，我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然後他當上鄉長，我就當他的總務。

我們之間的感情交流非常好，他的為人怎樣我很瞭解，不管甚麼事情，他都很信任我，他就是做什麼事情要怎麼做，一切都交給你去做的領導作風。我也不會做歪曲的事情，他就是交給你，怎麼處理就怎麼去處理，他都知道嘛！²¹



Ukah Bowxil(林喜文)現年 84 歲，當年任職 Masaw Mowna 鄉長時期的總務。圖為 2022 年 2 月間，Ukah Bjwxil 在秀林鄉景美村三棧部落的家裡受訪實況。

筆者在與 Masaw Mowna 的夫人高玉英女士訪談過程中，她憶起那一段從政的往事，提到 Masaw Mowna 擔任鄉長的時候，如何親力親為帶領公所內的員工

²¹ 2022 年 2 月 12 日訪談，Ukah Bowxil(林喜文)口述，Labi Masa、陳溫蕙美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三棧部落。

為鄉民服務：

本來以前他是不善於開玩笑的，是受到週遭環境的關係。他也不會喝酒，他在花中教書期間參加結婚喜宴，人家來敬酒，給他喝一滴酒就會吐，他那時候真的不會喝酒，完全不會喝酒。到了當鄉長兩年後，他還是不會喝酒。

後來是在他那個年代，上級單位要來考察，就算我們公務上的作業很好，也一定要陪他們吃喝。他是把那個村長、幹事照顧得很好，如果村幹事不會做，他寧願自己做。他那幾個村幹事素質比較那個一點嗎！他是希望要求到比較好，以他的想法，他對員工的要求很好，只要我先生在鄉公所辦公，員工都會正經八百的做事，他比較有威嚴的那種感覺。

以前鄉公所的員工有犯錯的時候就會辦，老百姓來到鄉公所一定要交待好，一定要給老百姓弄好。他對所內員工會當面的指責，就會有些員工就有正反意見嘛！他對員工是嚴格的，像 Ukah Bowxil(林喜文)就曾經說過 Masaw 做得很好，在歷任的鄉長中，Masaw 做的是比較有遠見的。²²

Masaw Mowna 的政績因為獲得鄉內大多數族人認同，進而在第九屆秀林鄉長選舉中高票連任。



1978年，秀林鄉文化活動開幕典禮，由秀林鄉長 Masaw Mowna(廖守臣)主持，秀林鄉各村太魯閣族人身穿傳統服飾，整齊排列於富世村活動中廣場前。

²² 2010年1月
林鄉秀林村 Kulu 部落。

Masaw Mowna 在秀林鄉長任內的 1978 年間，舉辦了花蓮縣秀林鄉首次的「太魯閣傳統歌舞展演活動」，戮力倡導太魯閣文化的傳承。而在當時的原住民族群社會，Masaw Mowna 的學者從政也深受中央政府的重視，時任副總統的謝東閔先生在蒞臨花蓮縣視察的時候，就極力讚賞 Masaw Mowna 是「人才留鄉」的最佳典範：

副總統謝東閔先生昨天盛讚花蓮縣秀林鄉鄉長廖守臣為鄉梓服務的熱忱，並譽為「人才留鄉」最好的榜樣。廖守臣是秀林鄉的山胞，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捨棄很多外縣市待遇優厚的工作，毅然回鄉為地方服務。副總統說，為加強服務鄉梓現在應該改為推行「人才留鄉」，有好的人才要留在家鄉，以免造成人才外流。他說廖守臣回鄉為改善山胞生活及地方建設，默默努力為基層服務，是「人才留鄉」最好的例子，值得推崇。²³

學術殿堂上的真誠坦蕩與政治圈裡的險惡虞詐，畢竟無法平衡放置於人性天平的兩端，即令是一位歸鄉服務族群社會的歷史學者，也無法免於政治鬥爭中的構陷傷害。學者從政確實對原住民族部落注入了一股清流活水，但也因為對險惡政治環境缺乏敏感度，專注於秀林鄉長久發展為優先的施政主軸，總免不了礙到了既得利益者。Masaw Mowna 在即將任滿第二屆鄉長任期之際，那是他的學術與社會聲譽爬升到了最崇隆的階段，卻沒想到因為來自廠商送來的一部輕型機車，交給他的夫人 Iqaw Pusing 簽收後，就被公所內的員工檢舉指控為貪汙。而 Masaw Mowna 自己在事前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情，案情到後來的發展就是遭到法院以貪瀆判刑入獄。Iqaw Pusing 想起這件多年前的事情，她的情緒依然顯得憤懣不平：

我的先生讀書很細心，做甚麼事情也是，他曾經是教書的老師，他對耕作比較不專精，有時候在耕作當中他就想說我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了。他說他辛辛苦苦地經營的事情（指擔任鄉長期間），是我把他弄倒的，他一直怪我害了他。

他坐牢的案子就是（因為）一部摩托車，那部車是當時的○秘書送給我的，他（指○秘書）有後台嘛！他們有後台，Truku 還是那個，Teywan（平地人）是比較佔優勢的，我們沒有錢的人就比較吃虧。如果我知道的話，把我們的經過寫下來，編成一本他的歷史。²⁴

經過多年之後再回頭檢視這個案件，Masaw Mowna 當年這場入監服刑的冤案確有很多的疑點，況且發生在專制戒嚴時期的民國七〇年代，其中政治迫害的

²³ 1982 年 2 月 9 日，聯合報。

²⁴ 2010 年 11 月 16 日訪談，Iqaw Pusing(高玉英)口述，Kaji Cihung 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Kulu 部落。

意味相當濃厚。當年在 Masaw Mowna 鄉長任內擔任總務的 Ukah Bowxil(林喜文)，在受訪中提到了這段威權時期隨時被監控誣陷的政治氛圍：

廖守臣擔任鄉長到了第二任期因案入獄這件事情，那是政治上的計謀陷害到廖守臣，你看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真正會做事的人，那個時候剛好十大建設，我記得蔣經國有找他兩次。

這件事情跟當時的崇德採礦並沒有關係，主要的原因是廖守臣那時候用錯了人。這其中的原因是和中社區，就是社區發展要做一些工程，秘書室都一個人在操作，可是鄉長有鄉長的職權，那個秘書就這樣開始挖了。一個是摩托車跟鄉長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的太太也是糊里糊塗，就這樣被陷害，很可惜。

廖守臣在當鄉長的時候真的不簡單，蔣經國找他兩次，找了兩次才找到。那時我在擔任總務，你知道他去哪裡嗎？騎摩托車去苗栗研究歷史，就是太魯閣的歷史。最後的結果是調查站介入，就因為他有寫一本書嘛！那本書好像鄉長被調查，我也被調查過，那時候在調查站問話，我說沒有這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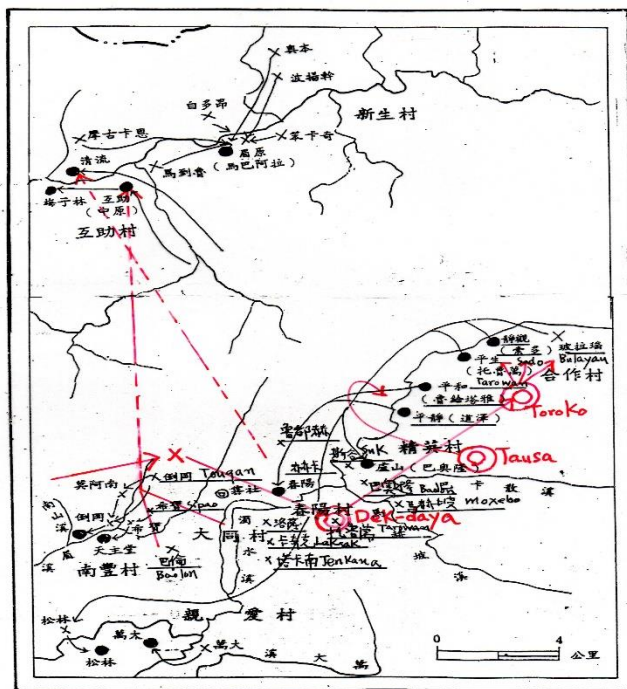
他做一本書，就說有歷史的嫌疑，是那一種的歷史嫌疑我就不知道，他就是寫書出來以後，情治單位就找他。這一本書是另外的事情，就是說有兩回事，可是寫書的這件事沒有事，因為我去作證，沒有那回事，他純粹去研究歷史沒有政治的問題嘛！

那時候的政治氣氛真的很壞，一直在找(廖守臣)的問題，就是一定要找到你有問題。廖守臣太清白了，可是在政治上太清白也不好，這是真的呢！你說政治要很聰明也不行，所以說迷迷糊糊，說懂不懂，說懂很懂，這樣的話政治才會彎，政治路才會很平順。廖守臣就是不會彎，這樣就是這樣。而且代表會他們也沒有話講。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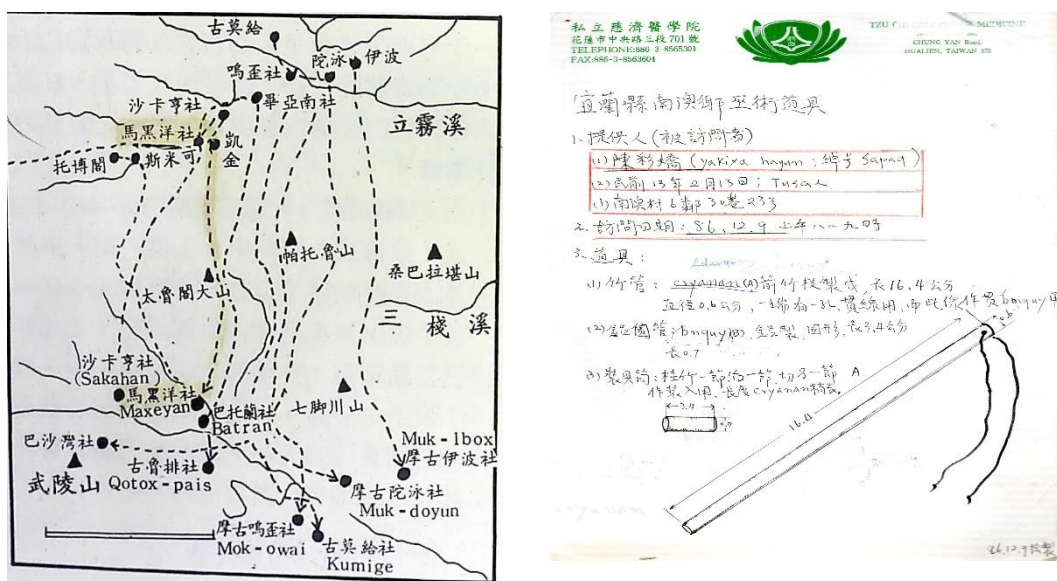
這是攸關原住民族歷史轉型正義必須追究的議題，Masaw Mowna 的貪瀆冤情有待後續加以平反。然而從另一個人生歷程的觀察，Masaw Mowna 對於族群文化的執著力道，竟也是在人生不斷的跌宕中日益堅定。從少年時期的山居墾作經驗，大學時期修讀歷史學兼修人類學系的田野調查課程，到了花蓮中學教書期間親身踏過泰雅族群部落的口述歷史採集。接著在兩屆秀林鄉長任期內，不僅大力推展太魯閣族文化活動與爭取文化建設，更在 1984 年 3 月出版《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專書。

²⁵ 2022 年 2 月 12 日訪談，Ukah Bowxil(林喜文)口述，Labi Masa、陳溫蕙美採錄，訪談地點：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三棧部落。

此後 Masaw Mowna 的研究領域擴及到了阿美族、布農族等族群的調查研究，雖然後來被構陷判刑入獄，卻也讓他研究意志更為深沉堅決。即使無端的被判刑，在入監服刑獄中仍接續完成阿美族相關歷史口述資料整理，1986 年發表《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手稿，並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收存為館藏資料。



Masaw Mowna 在部落訪談之後，自己繪製早期部落遷徙拓建的路線。圖為南投地區賽德克族人遷徙分布。



Masaw Mowna 在部落訪談之後，自己繪製早期部落遷徙拓建的路線，和泰雅族巫醫法具。圖左是花蓮地區賽德克族太魯閣群從立霧溪南遷木瓜河流域路線；圖右是泰雅族巫醫儀式法具。

第三節 歷經人事劫難後的重返

Masaw Mowna 在他的獨子旻輝過世後，曾自喻他這一生中的三場劫難，第一個是他因官司纏身入獄；第二個是他的夫人 Iqaw Pusing 女士，為了他的官司而來回奔波法庭時，因而發生車禍重傷住院；第三是他的獨子旻輝從醫學院畢業後，一個滴酒不沾的孩子，任職醫師工作不到兩年，卻在某個不幸的夜晚，因為酒駕發生車禍而過世，這些事情帶給他的是永遠無法回復的傷痛。

然而傷痛之後的 Masaw Mowna，似乎永遠有一股不斷循環推進的能量，使得他在每一次劫難之後，更投注於原住民文化歷史的研究傳承。就像是時光的滾輪來回揉洗璞石的淬鍊，每一次風暴掃過的低潮、落魄處境，也讓 Masaw Mowna 對於人生飽嚙更深一層的體悟，使其不斷在劫難中創造出至今無人能及的書寫廣度。

Masaw Mowna 的一生渡過了中學教書、返鄉從政與被構陷繫獄的生命浮沉，也嘗盡了親子永隔的悲痛，當他在落魄失意六年之後，終於在 1997 年 3 月受到慈濟醫學院校長李明亮的賞識，進入慈濟大學擔任講師，Masaw Mowna 的學術生涯再次顯現光芒。他接受醫學院委託進行原住民健康醫療與文化生活的研究課題，並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編纂賽德克與太魯閣群辭典編纂計畫，他又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學術研究殿堂。到了 1998 年，Masaw Mowna 出版《泰雅族的社會組織》一書，獲得教育部著作審定為正式講師，Masaw Mowna 終能完成了一直盼望在大專院校任教的夙願。

1998 年，Masaw Mowna 在自己成長的富世村可樂部落裡，跟部落族人討論籌組文化協會，以親身實踐他的文化理想。在獲得部落族人普遍認同後，隨即於 1998 年 2 月 1 日成立了以太魯閣文化傳承與再造為協會宗旨的「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後續經過部落族人的一致投票決議，由 Masaw Mowna 擔任第一屆創會理事長，第一個重要事項就是辦理花蓮地區賽德克族太魯閣群首次舉行的「賽德克祖靈祭」。

Masaw Mowna 在 1998 年 2 月 1 日的協會成立大會上，提出了他對文化傳承的想法，也透露出他當時內心難掩的興奮與期待：

我非常簡單的給大家報告，我們主要的成立宗旨，我們的章程第二條特別指出可樂社區這個主要的宗旨，我把它唸給大家聽，本會以喚起我們泰雅族太魯閣族群重視傳統文化，用實際的行動認同、肯定學習傳承，使我們自覺，而且這個能夠重建我們原來本族文化的面貌，因為我們泰雅族的太魯閣族在將近在一百多年以前，我們有很好的文化特質 nikan gaya na Truku sbiyaw ka hiya，因此我們這個 gaya，這個傳統包括兩良好的社會習俗，非常優美的歌舞，還有更好的倫理規範，所以我們

能夠在山裡面有一千年的歷史，能夠在台灣西部有四千年的歷史。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泰雅族的 Truku 來到台灣將近有五千年的歷史，那麼長的歷史能夠存在，這個是靠什麼呢？靠我們的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很可惜經過了一百年之內遭受到日本人統治的摧殘以及政府迫遷到台灣的時候並沒有重視我們的文化，所以我們可樂社區感覺到文化的保留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從去年的十一月開始籌備，在任何一個社區，這個社團在短短的時間內，那麼短的時間內能夠成立得自於大家的共識。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社團透過大家的努力，透過大家的這個共識，我們再創我們的文化，讓我們即將消失的傳統的文化，能夠發揚並且得以把他保存。²⁶(1998年2月1日，Masaw Mowna 在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成立大會上的主席致詞內容摘錄。)

2000年9月9日，在 Masaw Mowna 逝世週年的追思紀念研討會上，曾經有人這樣形容 Masaw Mowna 一生坎坷的境遇：

如果，廖老師的大半生是不斷的跌宕，與一次次的錯愕，「命運」真的開了他很大的玩笑，給了他充滿深思的頭腦，卻給他繞了好大的一圈，才回到學術的殿堂；給了他安穩的教學生涯，卻用公職換掉他本可安身立命的教職，而從此周折反覆；給了他一個敬謹孝順的兒子，卻在家裡最需要的時候，突然把他從父母親身邊帶走；沒有想到最大的玩笑，竟是廖老師創作能力源源不斷，正計畫一本一本的作品問世時，人生卻要在他這時候帶離開我們。這些玩笑，卻是一個個令我們扼腕嘆息。²⁷

筆者深深覺得 Masaw Mowna 先生的一生就像是傳統太魯閣族人一生為了追求祖靈形象的生命追逐過程，一個使命的完成緊接著另一個使命的開始。1998年年初，時任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小教導主任的部落族人洛帝·尤道發起，在富世村可樂部落成立了太魯閣族部落社會第一個自發性人民團體組織：「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洛帝·尤道在與協會籌備發起人的討論中提到，協會正處於草創階段，希望能藉由 Masaw Mowna 本身對於族群歷史的深厚研究與長期調查，以及 Masaw Mowna 先後在高中、大學教學講課的豐富經驗，於是在成立大會上共同推舉 Masaw Mowna 擔任協進會創會理事長。²⁸

1999年的一月間，農曆新年即將到來的前夕，秀林鄉富世村可樂社區的族人們正在籌備太魯閣族祭典復振展演活動，這一場由部落族人首辦的祖靈祭典活

²⁶ 1998年2月1日，Masaw Mowna 在「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詞摘錄。

²⁷ 莫那·瓦旦(2000b: 216)。

²⁸ Masaw Mowna 和洛帝·尤道兩人是姻親家族，也都是富世村可樂部落族人。1999年間，Masaw Mowna 任教慈濟大學講師，洛帝·尤道則在秀林鄉富世國小擔任教導主任一職。

動，由洛帝·尤道總幹事負責規畫，祭典儀式的進行則由擔任「秀林鄉可樂文化傳承協進會」第一屆理事長的 Masaw Mowna 安排演出。在 1999 祖靈祭典籌備會議的某一天晚上，Masaw Mowna 微微帶點維士比的部落性酒味出席了會場，被通知與會的理事們早已圍坐在洛帝·尤道的可樂文化工作室內，等著這一位族內的歷史學者開會致詞。當 Masaw Mowna 走向主席的位置，還來不及坐下來，就直接對著在場的協會理監事成員說明復振祖靈祭典的意義：

祖靈祭的問題，是以前最根本的儀式。我們很多的朋友、專家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我跟楊盛涂校長、黃長興先生，還有十幾個朋友研究的結果。而且我也拿了原始資料，發現 Truku 有很多的祭典。像開墾祭、播種祭、除草祭，還有收穫祭，最重要的就是祖靈祭。

我想我們將來的祭典，收穫祭和祖靈祭要合起來辦。不管是兩年一次的祖靈祭，那是全部落的祭典，家祭是每年辦。我們把這兩個合起來，傳統的收穫祭和祖靈祭是在一起辦。萬榮是在二月辦理，最早辦的不一定要照他們的方法。祖靈祭之前還有一些過程，狩獵、釀酒，然後是豐收的收穫祭。最後的節目是一天，加起來的時間差不多要一個禮拜，從中間到最後的節目是祖靈祭。

可能第一次在花蓮縣辦，我要找縣議員和立委可以來幫我們的忙，我們有幾個朋友在一起，我們一起在那裡，因為我也是太魯閣建設協會的會員。Ruti 很照顧、很關心，我很感謝他。我想我們在可樂這裡認真的做看看，沒有關係，有什麼經費上的需要，Ruti 會爭取，我也會爭取。經費多不多都沒有關係，我自己也會出一些錢，還有幾個縣議員，像許淑銀、何信軍，都是我很好的朋友。Ruti 也知道，我們立委那邊也幫一些忙。我們試試看，能不能把祭典辦得很好，這要看我們是不是能夠合作。我會盡量去把計畫送到一些單位去，Ruti 認識很多朋友，我也認識很多朋友，我們 Bsngan 的人要加油、不要怕，讓我們 Ruti 去做，他們是年輕人，我們讓年輕人去做。

我們要團結，大家不團結的話，誰會看得起我們呢？不團結是不行的。我的意思就是：團結是第一個，經費怎麼籌，我們會去爭取。村長是要對鄉公所，上面的部份我們會爭取。我自己也會出一些錢，因為我那個書也賣了不少錢，這個我幫一點忙。好不好，不幫很多啦！因為很多活動要辦，我只要薪水夠吃就好了。我們 Truku 不要靠別人，要靠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²⁹

當年這一場祖靈祭典是太魯閣地區首辦的部落祭典，以可樂社區的部落族人為主體運作，在 Masaw Mowna 理事長堅持「一切靠自己」的共識下順利推展，太魯閣地區文化復振的祖靈祭典，就在 1999 年 2 月 17-18 日，標舉著「部落之愛」的偉大名稱，重建於富世村的田徑場上了。



1999 年 2 月 17-18 日，在富世村首次舉辦「賽德克族祖靈祭」，由 Masaw Mowna 擔任大會主席，並主持祭儀活動全程。圖為 Masaw Mowna(左)在主席台上，跟黃長興(右)交流討論實況。

Masaw Mowna 終其一生的泰雅族文化研究旅程，就在這一年可樂部落的祖靈祭典標舉著部落之愛的親切召喚後，他逐漸因為肝癌嚴重惡化而轉入慈濟醫院病房，繼續他的傳統醫療出書計畫。到了他在病房彌留階段的片刻清醒之際，猶仍念念不忘那本尚未動筆的《泰雅族的思想》³⁰。

Masaw Mowna 從台大畢業到花蓮中學教書，乃至擔任秀林鄉長期間，不斷為原住民文化累積薪傳的能量，也為自己沉澱了許多日後為自己的族群歷史文化做詮釋轉譯的力道。他曾經在 1970 年代，親身踏遍泰雅族的每一座村落，憂苦、困頓、多變的生活歷練，貫串於他的部落踏查與敬謹論述之中。如今回顧 Masaw Mowna 的人生旅程，到了 1999 年是他在學術成就緊密結合村落族人生活脈動的最高潮，同時也是他的生命突然殞落的年代。

²⁹ 晷日羿·吉宏(2004: 86-88)。

³⁰ 莫那·瓦旦(2000a: 216)。